



本报于清明节前推出“清明·追思”特刊,特向您征稿,以寄托您的思念和深情,并以此感悟生命,抚慰生者,激励来者。  
投稿邮箱:sywb8205690@163.com。  
您还可以用简短的语言把您对故去亲人的哀思发送短信到13997800033。

# 又是一年清明节



## 想起八姑泪沾襟

■姚青

我13岁那年,母亲因病去世了,慈爱的八姑便义无反顾地担当了照顾我们一家老小的重担。

蒜、扎辣椒、剁肉陷、包饺子、蒸馒头包子……我们一家人要在八姑家过完元宵节方才归家。  
八姑常对我说:“没娘的孩子早当家,你是老大,又是姑娘家,要学会做家务,学会照顾奶奶、父亲、弟弟们……”在八姑的谆谆教导下,我很快便学会了操持家务、洗衣做饭,而且厨艺还相当不错,邻里闻名。

俗话说:女大十八变。上高中时,昔日丑小鸭的我,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这时八姑的

眼神中,常流露出复杂的东西来。凭借心灵的感应,我明白她是在为我的成长变化亦喜亦忧。有时晚上到八姑家,她要么一定要留我过夜,要么一定亲自送我回家。一路上给我讲述做女孩子的道理:“女儿家最要紧的是要自尊自爱,晚上没事少出门,清清白白最重要……”八姑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。

让我心酸,难以忘却的是我的出嫁日,八姑整个哭成了一个泪人。我知道她的心中是多么的

不舍;我知道她心中是多么疼我。我的远嫁着实伤透了老人家的心,她是多么希望我能留在父亲的身边呀!

最后一次见到八姑时,是我们一家人回故乡探亲。她老人家明显苍老了许多,头发全都花白了,坐着说话,说着说着就睡着了。因为回家时间仓促,这家访访、那家走走的,也没能多陪陪她老人家,就匆匆离开了,没想这次的相见竟成了永别。

当听到八姑病倒的消息时,我的工作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,我没能请假回乡看望,虽然我拜托了家弟、拜托了朋友。但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,我没在她老人家身边伺候上一天,我的惭愧、我的内疚无以言表,想起来我就潸然泪下,并永远不能原谅自己!

经历了许多的事,让我深切地感到在这个世界上,有一本写不完的书,那就是亲情!八姑,您永远活在侄女心中!

八姑:姚乘音,享年73岁,郟县城关人。  
作者单位:鄂州市标准技术研究所



怀念 抚慰 激励 感恩

## 我和父亲有个约定

■刘彦容

在您生前的书桌前,几本杂志还整齐地摆放在那里,那是您退休以后闲来无事,让我给您带回去的。父亲啊,当您问我要看书的时候,我怎么没体会到您的落寞与孤独呢?

板硬明,平时连感冒都少有,母亲做的包子很好吃,一顿就能吃下7个。可那年的这几天,父亲感到胸部疼痛,母亲做的包子只吃了2个,而且还吞咽困难。母亲很害怕,立即让我们带着父亲去医院做检查,检查的结果如晴天霹雳——食道癌!父亲在与病魔抗争了7个多月后,在一个深夜悄悄地离开了我们。

父亲,我知道从此以后,这个世上将再也没有人像您那样爱着

我,护着我了……而我,却没有好好地多陪您一天,我要对您说一声:好好好爱您……

清明又到了,我们姊妹们相约去看您,早早地赶回家。我在母亲的卧室里重拾您生前的点点滴滴,看着镜框里的您,仿佛听见您在说:“大丫头,你回来了。”刹那间,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。

坐在您生前的书桌前,拉开抽屉,几本杂志还整齐地摆放在

那里,那是您退休以后闲来无事,让我给您带回去的。父亲啊,当您问我要看书的时候,我怎么没体会到您的落寞与孤独呢?您在那的时候,我为什么没有回来多陪陪您?我的心痛和后悔你可知晓?

午饭前,我们一行去给您上坟。焚香、烧纸、鞭炮、跪拜。此时,我不再流泪,只是轻轻地抚摸着您的墓碑,心中一阵阵颤栗。终于可以在父亲身边,终于和您如此如此地近了,终于可以把思念再向您倾吐,就如当年在您膝下撒娇一般……

父亲啊,你可知道我想您,我会永远记得我俩的约定,如果有来世,我还要做您的女儿。

父亲:刘斗善,享年60岁,生前系市粮油经贸公司职工。  
作者单位:市国家粮食储备库

## 追忆母亲

■张家炎

听着母亲的声声嘱咐,看着母亲饱含牵挂的眼神,我这个茫然无知的毛头小伙子,已经是泪流满面了。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的深切含意。

笑容的母亲,该是多么心疼又多么生气呀!

1965年冬天,我上小学五年级。体育课是在学校后面一小块冰上滑冰,当我滑过后,看见一位同学跟过来了,我把手一扬吓唬他,万万没想到,他为了躲我没站稳,一下子就摔个嘴啃地,嘴里立刻血肉模糊。经医院检查我才得知,他把两颗大门牙磕掉了,以后也不会再长了。我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,吓得不知所

措,不敢回家面对大人了,只好背着书包在外边“流浪”。天黑后,母亲下班回到家,没见我的踪影,于是同家人一起四处寻找,才把我找回家去。母亲看我吓得连饭都不吃了,也就没过多责骂我,而是背着大米白面,拎着豆腐瓶到同学家赔礼道歉去了。当时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豆油,1斤大米、七八斤白面,当时也叫细粮,我家粗粮都不够吃,还要拿细粮赔偿我给同学带来

每年的清明节来临时,我的眼前总是浮现故去的八姑那胖胖的忙碌的身影。回想起八姑曾经对我的疼爱、对我的教诲,而我却没有尽到对她老人家的一份孝心时,心便阵阵痛楚,泪水打湿衣襟。

八姑,一个在我心中像母亲一样的人啊!

我们这些侄儿侄女称呼她为八姑,是因为在本族姑娘中她排行老八,实际上她是我嫡亲的大姑妈。

因为祖父英年早逝,家境贫穷,我父亲成家时,是在出嫁的八姑家把母亲娶进门的,并且我也是在八姑家出生的。

八姑一生没生过孩子,于是便把我们两房的两儿、侄女们都当亲生似的疼爱。在我13岁那年,母亲因病去世了,慈爱的八姑便义无反顾地担当了照顾我们一家老小的重担。父亲常年工作在外,八姑的家几乎就成了我和弟弟的家。年老的奶奶被接来陪伴我们时,八姑又经常隔三差五地送吃送喝,帮着洗衣服洗被子。逢年过节我们全家大多都是在八姑家过的。

年终岁末之际,当腊鱼腊肉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时,八姑就早早地为我们开始了年货年货的准备。满篮子的鱼呀、肉呀、菜呀不断地采购。而学校一放寒假,我也总是第一个跑到八姑家,在她那个篱笆围成的小园子里,一边欣赏她种的绿油油的大蒜、香葱、小白菜,一边帮她剥葱剥

那年的这几天,是您病重的日子。

病重的时候,我不敢走近您,只能远远地、偷偷地看着您;病重的日子里,我没有喂过您一口饭,您的吃喝全是母亲和两个妹妹来帮您,我只能静静地看着您,暗自流泪。我不敢,不敢啊——父亲!我知道我不够坚强,我怕走近您身旁是因为我怕抑制不住自己,而在您面前失声痛哭,让您更难下咽每一口饭……

那天,您说,您想我了,打电话要我回去。我走近您,握着您那双长满老茧的手,开始还能强忍着眼泪,但终于在您的一声轻叹中哭出声来……您说,您要走了,最舍不得的就是您的这帮孩子们。我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伏在您胸前嚎啕大哭起来。

父亲军人出身,身材高大,身

母亲离开我们3年多了。母亲的身影总在我眼前闪过,母亲的笑语时常在耳边响起,我极力去捕捉母亲的身影,仔细去聆听母亲的笑语,就仿佛母亲还在我们身边一样。此时此刻,我深深地陷入回忆母亲的情感之中,当我回过神来,泪水已噙满了我的双眼。

兄弟四人中,我是最淘气的,也是让父母操心的孩子,家中挨打受训的总是我。所以,母亲对我的管教也是最多的。听母亲讲,我天生好动,二三岁的时候,是幼儿园里最不听话的,谁都管不了我。后来一位杨阿姨气得实在没法了,便找来绳子把我捆了起来,绑在幼儿园的床上,使我动弹不得。我哭着大喊大叫起来,同在幼儿园里当老师的母亲闻讯赶来,见到我被绑得可怜样,看似脸上有

怀念 抚慰 激励 感恩

怀念 抚慰 激励 感恩

## 念祖父

■吕伟

一直以来,对于清明的印象都是诗意的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,那是因为这样一个日子和我无关。而今又近清明,一想到沉睡在黄土之下的祖父,泪水便和着滴滴嗒嗒的雨水纠结不已……

一直都无法下笔,文章写了删,再写再删。我明白,时至今日,自己依然无法坦然面对祖父离去的事实。而从去年祖父去世时始,在我的QQ上,“愿祖父早登极乐”的签名便不曾动过。

父亲更是心绪难开,他一次又一次地用泪水和文字剖开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悔恨和痛楚,我分明能够清晰地看到那脉脉的血色漫山遍野。父子情浓,对父亲的情感让我能够懂得父亲的所思所为,也能够懂得悔恨和痛楚背后的种种反思和追问。

其实每一个人都犯着同样的错误。我们家人也一样。不是孝与不孝的问题,而是如何把孝心做得更好的问题。为什么我们会因为某种结果而悔恨?因为我们做的不够。我们都固执地以为祖父是4位同辈老人中最长寿的一位,因为他“铁汉”一般的身体,因为他古稀之年依旧可以下地。可是,当他静静地仆身在那冰冷的柏油马路上时,当那殷红的鲜血触目惊心地昭示着一个既定的命运时,一切都已无法挽回。

如果,我们也假设了很多如果,可是这些如果永远都不会变成事实。于是,在经过7天7夜的呼唤和治疗后,祖父依然在我抽身离开的瞬间撒手人寰。

2008年农历九月初一凌晨的雾很大很浓,我离开的心情很酸很苦,因为不知道祖父会在哪一天哪一个时刻醒来或者离去。其实心里明白,一切都是未知。忐忑不安中,母亲的短信飞来,“你爷今天凌晨4点离开了我们”,眼泪汹涌而出。匆忙办完事情,继先前的一日千里之后,我决定一夜千里辗转返乡。电话里,父亲和母亲都劝我不用再回去了,怕赶不上了。我不听。我近乎癫狂地寻找最为便捷的回乡方式,坚信可以达成所愿。

祖父就那样安详地睡在棺木中,显得那样瘦小那样孤独。我抽噎着摩挲着那黑色的棺壁泪如雨下。姑姑小心地提醒不要把泪滴到棺木中,于是,一朵朵泪花贴着棺壁盛开,绘就了一幅凄美的图画。泪眼朦胧里,下意识地磕头、再磕头,烧纸、再烧纸……我们活着的人只能以这样无力的方式做着对逝者的祭奠和思念。

祭拜之后,便开始出殡。执幡的父亲痛哭流涕,被人搀扶着踉踉跄跄一路前行,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一直把祖父送到了西坡脚下。按照风俗禁忌,我是不能目睹搁置棺木的场景的,只有等安放完毕后才能观看。于是,等我转身来看时,一码码的青砖已经把棺木封住了。待父亲背身擦土入穴,一干人便开始一起拥土,那一刻我的心也被那纷飞的黄土掩埋了。后来,我在一首诗里写道:“如果/可以入土为安/我愿意/用泪水灌溉黄土/让庄稼丰收/让祖父安眠”。

祖父啊,几度在梦中相遇却无只言片语,不知道您老人家为什么不把口开?若您泉下有知,孙儿只愿祖父能早登极乐!

祖父:吕同斌,享年74岁,河南省济源市人。

作者单位:十堰日报社

作者单位:东风泵业有限公司